

大學出版社與大學圖書館：
學術出版社群之共同機會與可能性
Between University Press and University Library: Possibilities
of 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邱炯友
Jeong-Yeou Chiu

淡江大學 教育資料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t.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Library Scienc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press is examine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nventional scholarly publishing;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affecting it; the posi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ess; and a summary of some of the uses that will need to be dealt with as the possibility of a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grow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o single perspective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 such as a university press provides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build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aiwan, the university press sector consists of publishing divisions of universities but often with tenuous links with their host universities. The shift of library's capabilities in the aspec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function has become the nightmare of university press. The study sta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kind of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or "Lib-Publishing community" is workable, though it might be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background of reasons and issues for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ing, and it will then explore some qualitative values for librarian and university press systems that can enable effectiv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If we understand better the purpose and value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then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the networked environment will be more clear. Opinions for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for university press systems a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us to think about how well we play our roles to our communities.

關鍵字

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出版圖書館；學術傳播；學術出版社群
University pr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壹、緒論

圖書館事業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時代裡，遭遇頗多的質疑與挑戰，這些事端部份來自對圖書館學科本質之省思，種種省思的背後在於求取專業自主性，以及亟思有所突破，以謀求學科的永續發展。儘管這些問題並不至於是一種對圖書館專業的反挫 (backlash)，但諸多的訊息顯示出圖書館必須尋求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換言之，在善用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各項業務與功能之改善時，圖書館服務(包括技術與讀者服務)的形式、內容、品質、時機的掌握，才是眾多問題的核心。不拘泥於既有的經營形式，積極找尋新時代的專業切入點，增加專業的附加價值，應該是可行的思考方向。

圖書館與出版或書業(the book trade)之間，具有某些研究特質與必然性。然而，出

版研究與圖書館界的關聯性，並非純然地發生於學術殿堂上，相反的，出版活動卻經常見於圖書館業務的運作中，就像館內同仁的通訊刊物(newsletter)、館藏書目的彙整、一般或學術性期刊的發行、網路網站的設置、光碟及線上資料庫的製作、甚至專書的輔助出版等，處處皆存在著無限的出版機會與可能。

圖書的類型眾多，一般根據圖書發行、圖書主題與讀者群等三項特性來混合歸類出版型態，得至的分類很難有一致之標準。原則上出版內容可大略劃分成大眾化圖書出版與非大眾化圖書出版(*general and non-general publishing*)，¹ 依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性質，很自然地被歸為後者。大學出版社幾乎可囊括非大眾化圖書出版所涵蓋的圖書種類，諸如：學術圖書出版、學術期刊、教育出版、科技醫類(*STM: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出版、專業(*professional*)圖書出版等。傳統上，美國出版者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將「大學出版社」視為圖書出版類型之一，並指明：大學出版社之經營特性受其創立機構之影響，而為附屬於大學、博物館或研究機構之非營利單位，其出版品雖然以專業書籍型態發行於一般市場上；但出版主題則傾向於集中在學術或區域研究之領域。² 誠如其呈現於字義上之內涵，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不僅是出版生態之一環；也為大學內之常設機構。這樣的出版機制，關係著出版界與學術界之活動與組織，使得大學出版社向來被引為出版界與學術機構樂於共同探索與關心的議題。

在眾多不同類型的出版社裡，藉由大學來扮演出版者角色，的確有顯著的權威性，以大學出版社之名，行學術與教學研究發表之實，便相當具有說服力。大學出版社在透過其出版品之發行與國內外圖書館之典藏與流通時，則出版品之可得性與可用性(*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將可有效地拓展大學知名度。實質上，也就相當於透過出版品的市場特徵與商品通路之助，達成了大學所標榜的學術國際化之訴求。就實際利益而言，經由作品出版的流通與分享，或許遠比舉辦諸多的國際學術會議始終來得有效益。設若大學出版社與大學圖書館同樣皆為大學體制下不可或缺之機構，則探討兩者間存在之關係、差異性、互動之可能性等，是傳統發展中一項值得重新審視並賦予新解的問題。對於大學出版社的探討，本文從若干觀點切入：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環境、新科技伴隨大學出版社的成長、大學出版社之定位等；並就學術出版社發展的可能性，所須面對的諸多問題做綜結。台灣的大學出版社與大學體制微淡之關係裡，大學圖書館資訊服務與機制的轉化對大學出版社無非是場惡夢。研究中指出一項「出版圖書館」與「圖書館出版人」的存在可能，雖然其爭議性仍在。

貳、學術出版社群與學術傳播

對一群由同性質工作、職業、目標或其它共同利益的人所構成之群體(*community*)，不論稱為「社群」或「共同體」，都不難發現他們多層貌由簡而繁的生態結構。從資訊傳遞的各環結關係上，我們常將作者、出版者、圖書館和讀者等四種類群定位為所謂的「資訊社群」(*Information Community*)。³ 拜電腦文書軟體科技和網際網路興盛之賜，作者與出版者、出版者與圖書館、圖書館與閱讀使用者之間，已形成了相互交錯循環的角色，每一個角色皆為傳播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愈來愈多的學術作者對於「能掌握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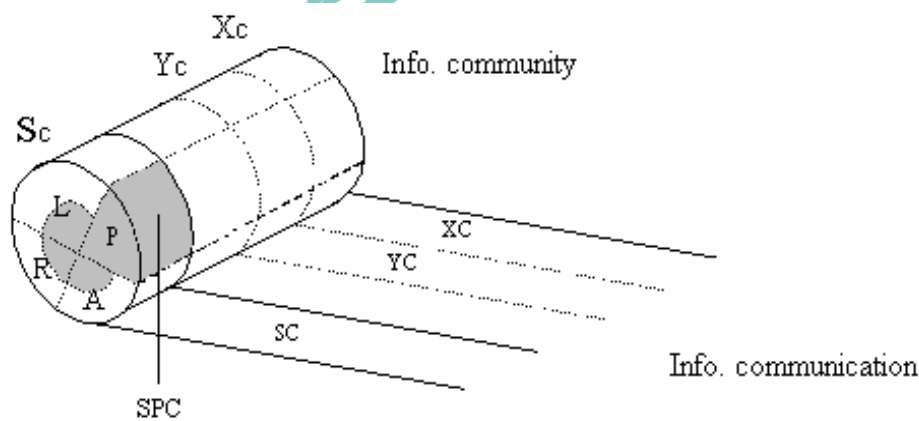
¹ 英美出版市場慣用“*general publishing*”或“*consumer publishing*”兩種詞彙來描述同一的「大眾化圖書出版」，它們指的是包括文學類、傳記類和一切做為一般閱讀材料的小說與非小說(*fiction and non-fiction*)類圖書，以及專門課題之論述；但以市場為導向的各類圖書。因此，大眾化圖書出版也可能包含了宗教、科普類、音樂藝術、兒童讀物等等。而“*non-general publishing*”或“*non-consumer publishing*”亦可稱為“*specialist publishing*”。

² Benjamin M. Compaine, *The Book Industry in Transition: An Economic Study of Book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New York: 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 1978), 8-11.

³ Greg Anderson, “Virtual Qualities for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 *The Virtual Library*, ed. Laverne M. Saunders (London: Meckler, 1993), 91.

一個出版環節」，則視為是表達作品構思的一種延伸，創作的完整表達已不再是作品內容所能滿足，更理想的是作者希望自己能掌握作品的出版形式與傳播管道。就某方面而言，出版者與圖書館之份際因數位資料的需求、蒐藏及使用，產生了更密切之互賴關係，不少圖書館以建立數位化圖書館或電子文件計劃(E-text project)的形式，擔負起學術出版者與文獻資料庫製作者的職責。在另一方面，讀者已然變為資訊的終端使用者，有能力且能方便地選擇或取用所有呈現的資訊。在此關係下，不論是圖書館或使用者，都必須為電子形式的資料，付出設備和技術學習等方面的花費。資訊社會重視使用者的需求，作者從閱讀使用者得到最終的認同與回饋，一個超越時空並可創作與生產維護兼備的新閱讀時代，也因此應運而生。這些轉變對這群由作者、出版者、圖書館或資訊傳播機構、讀者所構成的學術環境共同需求者尤為明顯，彼此關係也顯得極為密切，而這一切發展使得一個頗獨特的傳播族群 -- 「學術出版社群」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之存在，更突顯於學術社群之外。

學術間的理論、發現、解釋、實驗、事實經驗的累積和綜合，藉著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得以建立起學者間的溝通機制，也經由同儕社群間的互動與溝通，以達成瞭解與知識的提升。如【圖一】所示，學術社群(Sc)僅是資訊社群裡的一組群，學術傳播(SC)乃為資訊傳播珍貴的內涵。學術社群(Sc)亦是由一群特定的群體，包含：學術創作者(A)、學術出版者(P)、學術圖書館(L)、讀者(R)所構成，由於電子出版科技的發展，出版漸為各群體可涉入和掌控的活動。結合原屬專業出版者(P)的出版活動與各群體之參與(A, L, R 之灰階部分)，形成的學術出版社群(SPC)是造就學術傳播(SC)的實際動力來源。學術傳播的架構和過程正逐漸地改變中，不同性質的社群(Xc, Yc,等)如同轉動中的圓柱體，深刻地經營出具有屬性的傳播軌跡，不斷的在傳遞與影響。



圖一：資訊與傳播架構下之學術出版社群關係圖

A：作者 P：出版社 L：圖書館 R：讀者

Sc：學術社群(Scholarly community) Xc, Yc：其他社群(the other communities)

SC：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 Xc, Yc：其他傳播(the other communications)

SPC：學術出版社群(Scholarly Publishing Community)

為了進一步瞭解學術出版社群的真貌，以下將就若干問題予以探討：

一、學術出版的本質

學術著作的標準是獨創性、思想性、啟蒙性與專業性的。因而學術出版的本質便是在追求這些標準之餘，尋得學術尊嚴與商業價值的妥協。學術出版的本質也是對科學的原創性與智慧經驗的保存和傳播，出版發行是傳播的手段也是目的。唯有透過出版發

行，著作才得以公開問世，而達成資訊的散播。學術與資訊皆貴在傳播方式的正確與迅速。

然而，學術出版創作對於出版品的可見度(visibility)極為敏感，可見度包含了下列問題：正確的書目資料引註、以及讀者群之大小；尤其是屬於跨地域或國際性的讀者等。而就學術傳播而言，作者當最在意自己作品的被認同與同儕間的交流，藉由同儕評閱(peer review)制度做為品質過濾的門檻，進而得到專業間的認定或修正意見。同儕審閱處理程序是一項學術與專業期刊品質控制之機制，文獻的審查工作在於確保出版品內容水準與價值。然而，隨著電子出版之時代趨勢，為了提供各個專業社群更為快速的傳播與溝通管道，也為了提升網路資訊之品質與權威性，網路化電子出版品審查對象問題之浮現，學術電子期刊則首當其衝。經過嚴格同儕評閱的電子期刊在 1990 年代前後顯著增加，⁴ 但電子化的審查方式仍有其爭議，其衍生問題包括：電子期刊作者與同儕審閱之關係與認知、審閱者之資訊倫理、傳統與網路同儕審閱、新的同儕審閱模式優劣、網路上開放性同儕審閱之標準與利弊等。傳統的同儕評閱在學術界由來以久，隨著資訊時代學術傳播的轉變，問題於今更為複雜。學術出版被認為是大學出版社理所當然的職責，大學出版社需要有能力面對像學術電子期刊，這類的發行管理問題。在許多繁雜的處理事項中，大學出版社本身之角色定位如何，將影響到整個大學組織和其後續的學術出版運作問題。

二、大學出版社之定位

當大學的存在角色似乎在於培育一批具有特定素養的精英份子與工作者，則大學出版社的出現，就在於擁有自主的學術傳播角色，為這些人士提供出版服務，對一些可能未具商業價值的大學研究成果，予以保障發表的自由與機會，而免為商業性出版社的考量所犧牲。在學術出版之妥協性本質裡，大學出版社為學術出版與學術尊嚴爭取合理的生存空間。

大學出版社在大學內部的定位，則關係著出版社本身的機制與運作型態。一般而論，美國大學出版社擁有龐大之本國市場，以及所屬大學對學術出版品所提供的預算支持，絕非英美地區一般商業出版社所能競爭的。相對於較多的美國大學出版社仰賴大學本身之大量資助；古老的牛津大學出版社或其它大多數英國大學出版社則以自負盈虧的企業經營模式為主。⁵ 當然這些企業化的大學出版社，也不排除接受大學的些許補助，但以非直接金錢方面的協助，例如：出版社辦公地點的免費使用或低利租賃等方式通融。從觀察中不難發現，即使是同為英語系國家的大學出版社，其業務運作亦多所差異。舉例而言，大學出版社在獲得編輯的建議資料後，會由大學所任命的學術委員會(academic board for publishing)審核出版條件與監督後續的出版程序，而這些建議資料都來自相關學術領域內同儕的審查結果。因為組織文化的不同，委員們也許確實執行出版建議書之審議，卻也有可能僅是形式上的審核，而完全依照編輯專業人員的評判。相反的，也有少數的大學出版社編輯可以全權處理著作並決定出版方針。不論前述情境如何，有理想性的大學出版社在理念上應有兩項絕對的認知：

1) 具批判精神與學術良知良能

大學出版社固然對內負起鼓勵教學與研究之責，但不應流於形式或人情。儘管有些

⁴ 西元 1989 年九月一份連續性刊物<Credol.Net>非正式地透過 BITNET 網路出現，直到 1991 四月，該刊物進一步成為網路化電子期刊且經過同儕評閱，命名為<EJournal> 正式公諸於世。一般認為它為歷史上使用 E-journal 為名詞概念的第一種網路化的電子期刊。詳介見 Edward M. Jennings, "EJournal: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Two Years," *The Public-Access Computer System Review* 2, no. 1 (1991): 91-110.

⁵ Giles Clark, *Inside Book Publishing*, 2nd ed. (London: Blueprint, 1994), 22-3.

大學出版社之稿源經營可分成公費和自費兩種出書管道，分享不同之版稅率與著作權合作期限等權利義務，然而，即使規定除了公費出版須有相關單位之推薦外，自費出版亦須具有由相關院系其它同儕做學術性之認定與推薦，或再經校長形式上之核准，方可由大學出版社為其出版，而非出資者即可成為大學出版社之作者。理念是如此，但實行上仍存在許多困難，原因常在於出版社主事者之認知與任事風格。出版者必需充分明瞭出版同仁之著作雖可喜；然而在該作品學術價值尚未定奪前，萬萬不可因循人情、公器私用而戕害學術之本質，應審慎以大學出版社名義出版那些為教師升等之目的而尋求發表之作品。畢竟大學出版社所扮演的學術良知與學術良能，不容被輕忽與踐踏。靠好書的累積來累積利益，是大學出版社的智慧和精神。任由以大學出版社之名所出版之著作，其學術性於出版後卻遭到該學科領域同儕之質疑和否定，則大學出版社無異自取其辱。

為了平衡傳統的學術價值和商業價值，使大學出版社不僅擁有學術之權威，同時也成為具有市場競爭能力與創意的出版社，前者須要藉助公正、權威和獨立的編輯委員會的運作；後者則賴於專業與創意的編輯群。大學出版社必須尋聘具有專業編輯企劃能力之工作者，這位編輯懂得出版成本與經濟；明瞭學術不可因商業而蒙塵。為謀求該大學出版社仍能永續經營，以支撐叫好不叫座的學術刊物，清楚且合宜地開發具市場價值的大眾讀物契機，乃是高度智慧的權宜之計。

2) 非營利與營利的謀合

大學出版社是「試圖在最巨額的成本下，以最少量印數的版本與最高的價格，來銷售予一群最負擔不起的人」的一項工作。⁶ 大學出版社的窘境可謂表露無遺。回顧歷史，美國大學出版社協會(AAUP)在 1973 年年會中，針對尼克森政府文教經費緊縮政策所導致大學預算的大幅降低，以及大學出版社之補助明顯受波及之情勢，提出若干對策：(1) 確保最少圖書出版種數；避免出版非出版社必需出版之書，或非能奠定經濟基礎之書。(2) 裁員。(3) 加強成本管理。(4) 檢討銷售管理策略；即控制初版冊數、提高定價、嚴格選定再版書。(5) 爭取外來資金補助。⁷ 在這些策略中，當考量商業化與政府(或校方)補助，此二種出版途徑時，傳統的大學出版社對於本身的非商業性相當的執著，往往堅持僅能靠母機構之補助或其它捐款來完成大學出版社的義務。然而，近幾年來，美國大學出版社承受沉重的經濟壓力，來自大學的經費資助平均不及營運預算的百分之十，迫使了大學出版社必須自籌財源。⁸ 種種信仰與現實的衝突，莫不加深大學出版社經營的困窘。

值得深思的是「非商業性」果真與「非營利」劃上等號？大學出版社的存在價值在於它有別於一般商業性的學術出版社，自然不該以商業化而模糊了定位。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知識是一種新商品。就智慧財產權而言，知識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其它的資產與勞力付出。在此事實認知下，大學出版社存在的價值與存在的可能機會，便在於多元化的經營知識的出版，以及突破非營利與營利之間的迷思。獲取合理的利潤以利事業的經營並不等於商業化的營利行為，卻是事業永續的根基，講求開源與節流的非營利事業的確須要具備商業頭腦。不論未來的大學出版機制傾向於極端保守的非營利事業或開明的非營利企業經營模式，其關鍵皆取決於大學本身開闢利潤財源之動機和能力；以及大學出版社與大學之經營理念兩者間之差距。一所大學認定其大學出版社在校內經濟功能與角色扮演為何？大學出版社本身又如何自我期許？這其間問題謀合度愈高將有助於大學出版社的定位早日確立，加速發展的契機。

⁶ 在 1950 年代，耶魯大學出版社社長 Chester Kerr 言。見 Naomi B. Pascal, "Between academe and the marketplace: University presses face the 21st century," *Logos* 7, no. 1 (1996): 113.

⁷ 石井和夫, *大學出版的歲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196.

⁸ Pascal, "Between academe and the marketplace," 113.

大學出版社與學術出版的商機何在？經費的短絀加上原本學術書籍的冷僻，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不再侷限於純學術的題材，轉而兼及出版凡能啟迪社會的作品。台灣本土漫畫家蔡志忠的〈莊子說〉，於 1992 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又美國最古老且未中斷經營過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創始於 1878 年），亦在 1994 年以醫學常識主題之〈*Staying Dry: A Practical Guide to Bladder Control*〉一書，暢銷於一般商業性出版市場。這些事實對台灣未來大學出版社之發展應深具啟示作用。

參、圖書館 --- 大學出版社之噩夢

就學科本質而言，圖書與其他各種資訊媒體的處理是館員日常工作之重心，電子出版科技之發達導致圖書館與出版業關係更形密切。基於這項體認，出版界運作型態與圖書館功能之關係，便更深刻地影響館員的工作型態和職責。⁹ 經由圖書館來進行出版活動，其存在的價值與機會亦在於積極且多元化的經營，以及突破非營利與營利之間的迷思。圖書館向來以非營利機構之運作為主，但是，非營利並不等於免費或不能獲取合理利潤和成本，這樣的論點或許有些詭譎，卻是必然之事實。倘若圖書館資訊服務藉由出版的形式來表達，則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商業機制和需求，為了應付需求，圖書館則愈加顯得商業化。這項事實令人聯想到大學出版社的發展。

大學出版社機制的健全與活躍與否，往往意味著一個地區出版界及學術界生命活力之盛衰。事實的認知的確如此，然而，大學出版社或類似的單位在台灣的大學校園內卻向來為弱勢單位，即使成立大學出版社曾是學術出版界裡的希望，確也始終僅是一種呼籲；而無法被多數的大學院校具體採納與行動。不容否認，台灣的大學出版社境況不若國外之大學出版社之規模與歷史上之成就，可是細究問題，確也不難發現現今國外大學出版社的發展也面臨一些瓶頸，Scott Bennett 於 1994 年的文章中道出大學出版社的若干生存困境，¹⁰ 文中提到大學出版社在大學內一波波的 Internet 出版風潮下，似乎都未能居於主導地位；同時也被大學內其它經年運作的資訊相關部門，如：電算中心及圖書館所忽略。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國外大學出版社遭遇如此，台灣之情況又何嘗不是？尤有甚者，在台灣卻始終只有少數大學設有相當於大學出版社之單位，間或有所倡議設社，但畢竟尚未告成，餘者就僅是聊備一格的教務處出版組或印務組。¹¹ 在台灣的大學出版社並未真正發揮應有的功能，也未曾確實地受到應有的地位與尊重，阻礙的因素眾多，若干文獻研究也顯示出問題所在，¹² 其中卻不外乎觀念、法規、經費和專業能力等四項因素。前三因素決定了大學出版社之組織定位與架構，其中又尤以觀念一項最為關鍵。觀念上的阻礙影響政策之制定執行，也難以凝聚共識與意願；而法規限制與經費來源勢必影響了人員編制、組織運作之依據、校內預算分配和出版社機制之屬性（如：事業單位之法人組織化與否）等；專業能力則關係到編輯出版發行等技術層面之對應與開拓。

既然國內的大學出版社未臻健全，大學圖書館基於本身之基本職責、時代科技、以

⁹ 邱炯友，「媒體出版與圖書館學整合課程模組芻議：圖書與資訊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20 期（民 86 年 2 月）：46-52。

¹⁰ Scott Bennett, "Repositioning university presses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Scholarly Publishing* 25, no. 4 (1994): 243-44.

¹¹ 詳見 陳素娥與邱炯友，「臺灣地區大學出版社之問題與展望：以中國大陸及西方演進為例」，《教育資料科學與圖書館學》，33 卷 4 期（民 85 年 6 月）：436-49。

¹² 相關問題探討見張國香，「現階段大學出版的檢討」，《出版與研究》7（民 66 年）：第一版；陳素娥與邱炯友，「臺灣地區大學出版社之問題與展望」，448-49；陳素娥，「臺灣地區大學出版社現況調查與發展模式探析」（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民 86 年）。

及機會的創造等種種因素下，對知識與學術的創造、保存維護與傳播更深感責無旁貸，這樣的大環境與使命感，似乎更易於使圖書館的未來趨於一項可能，那就是：它可能衍生成一種新型的「出版圖書館(University Press Library)」概念，由圖書館適時地擔負起傳播與出版之職責。此概念不同於一般以服務對象為分類的各型圖書館(如：公共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等)；亦非屬「專門圖書館」式的資料實質內容之劃分(如：醫學圖書館、法律圖書館等)，「出版圖書館」乃是一種形容用語，就像時下所稱「數位圖書館」詞彙一樣，在於對概念的描述，以及對圖書館新功能和角色上的賦予。「出版圖書館」在於強調圖書館服務功能與價值上取得新的詮釋地位，積極肯定圖書館在網路資訊時代的角色扮演。

圖書館與大學出版社結合的可能性，不妨從一些歷史事件來探究。西元 1970 年代前後，將學校內之視聽教育單位與圖書館整合成圖書館媒體中心(School Library Media Center)，曾經成為了美國視聽教育學界和圖書館學界的一項共同目標，圖書館學界明確整合了視聽與圖書館兩大專業領域，並指出新整合成的圖書館媒體中心內，所有的專業人員即所謂「圖書館媒體專家(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s)」應同時擁有視聽與圖書館兩項專業的知識與能力。¹³ 然而，這項圖書館與媒體視聽中心的整合，過去也確實遭到來自雙方領域的一些質疑，不同的專業理念夾雜在原屬不同運作機制的單獨個體中，產生了主觀認同上的排斥和角色職責扮演上的調適問題。今日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似乎又循著歷史的軌跡而來，不同的是大學出版社與圖書館的結合乃應電子出版的發展而生，它們是相互合作的關係，不論是維持在大學出版社之運作或代之以圖書館，它們都存在著共同的目標：與母機構大學之間追求知識生產、保存與傳播。

在早期，傳統的大學出版社對資料的保存與維護課題幾乎是不相關的，可是在網路文化裡，大學出版社為其擁有的電子文件及資料庫而不得不擔負起維護與更新的工作時，大學出版社與該課題再也難脫離干係。然而，這樣的新時代角色卻又無異於圖書館所肩負的職責，尤其是當現代圖書館所強調的資訊資源之取用(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與網路化電子出版品的內容利用無甚差異時，圖書館與資訊、傳播、出版三者的份際將愈來愈密切，卻也愈益曖昧。

肆、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

在 1961 年，Marsh Jeanneret 於一篇名為“The University as Publisher”的文章中提到大學出版社之所以存在的許多必要性。¹⁴ 三十多年後的 1993 年，Greg Anderson 在那篇名為“Virtual quality for electronic publishing”的文章中亦認為在電子的網路環境裡，大學該扮演網路化的電子出版者角色，他詳述了下列的觀念：「大學是學術資訊的發動機；大學是學術資訊的消費者；因此，大學應該開拓網路發行與傳播的力量以便散播和管理大學自己的資訊。」¹⁵ 事實上，Anderson 並未指明該由何者來擔負起新世紀大學內網

¹³ 這項趨勢可見於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與國家教育學會的視聽教學部門(Department of Audio-visual Instruction of NEA)於 1969 年共同出版的「學校媒體計劃標準(Standard for School Media Program)」，該標準其後在 1975 年與 1988 年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與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又共同發表了「媒體計劃：學區與學校(Media Programs: district and school)」以及「資訊力量：學校圖書館媒體計劃準則(Information Power: guidelines for school library media programs)」兩項標準。見 陳舜寬，「專科學校視聽教育人員角色期望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民 83 年)，69-70。

¹⁴ Marsh Jeanneret, “The university as publisher,” in *The University as Publisher*, ed. Eleanor Har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¹⁵ “The university as a network-based electronic publisher” see Anderson, “Virtual Qualities for Electronic Publishing,” 102.

路資訊資源出版者的工作。循著傳統的觀念，一般都相信：大學出版社應該是所眾託。然而，這項假設是否為最符合資訊需求與現實環境，則應有待商榷與事實證明。

事實上，這項假設似乎應該接著思索另一個問題：大學是否能成為學術出版中心。對此問題，有人樂觀的認為網路化電子出版時代下，傳統的出版社在編輯、傳播與流通的功能上，角色份量已顯著地減輕。¹⁶ 相反的，參與美國 TULIP(The University Licensing Program)電子文件計劃的學術機構則相信傳統的出版社仍大有可為，因為專業的出版編輯人員、審查與選擇等作業程序，仍有著絕對的優勢，這些優勢對出版品的品質是絕對有所幫助。¹⁷ 一如 TULIP 計劃參與者的感想，傳統的學術出版業者也同樣對大學出版社或由大學擔負學術出版的工作，頗不以為然。他們的理由是：大學出版社之出版專業知識不足、人事費用與出版品編印支出所費不貲、出版品庫存與行銷通路的缺乏等，將徒增大學的困擾和負擔。一般的學術出版業者認為，與其成立大學出版社，倒不如採取由大學(或科系)主編，某某業界出版社印行，或以大學叢書名義由出版業界經銷等寄售與合作方式，更為可圖。

儘管傳統業界的看法如此，然而在網路化電子出版風潮之現實環境中，大學出版社的確也顯得保守。現今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所擁有的六十多種學術期刊中，就僅有一種為電子式期刊(即為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傳播中的實際份量仍值得懷疑。將來如何就各種不同學門之學術電子期刊，分析探討出在大學、大學系所、大學出版社、大學圖書館、學會或商業出版社之名義下，何者參與建置出版學術電子期刊較多？掌握此問題將有助於瞭解與回答三項問題：大學是否能成為學術出版中心；大學在學術傳播轉型下的處理態度為何；以及大學出版社是否也存在危機。

我們相信，大學成為學術出版中心是一個高於純粹只成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理想的堅持見仁見智，但是，大學或學術本身有它的特殊和不可量化的崇高價值目的，卻是事實。

一、傳統與創新

不論是維持在大學出版社之運作或代之以圖書館，也不論它是維持著傳統出版形式或是電子出版形式，在到來的網路資訊時代裡，它們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

- 1) 商業與學術價值之權衡
- 2) 市場之開發：產品與通路
- 3) 資料的保存與維護
- 4) 電子化資料輸出的文件格式之選擇與應用
- 5) 智產權之授權

在學術出版的考量下，前述頭兩項問題之解決，如同前文所提及，仍是政策與傳統思考導向的問題，第三四兩項則屬相當新興的法律與科技問題。而最後項應屬兼及政策與法律的規範了。就市場之產品與通路開發而言，則大學出版社或大學圖書館究竟能在學術傳播裡，涉及多深多廣？便又是另一項需加以思辨的問題。他們兩者間所參與之出版品種類(例如：紙本式或電子形式之專書、期刊、工具書等)或學科屬性(例如：人文或自然科學)多少能反映出該地區學術出版市場之生態結構，而通路之選取則端賴出版品之特性；以及如何結合或提升該地區向來的市場專業行銷技能。大學出版社在行銷其出版品時，所倚賴之手段大致上如一般的商業出版業者之做法，對外派遣著出版社代表

¹⁶ 徐文杰，「電腦網路與學術論文出版」，*教育科技與媒體* 21 期 (民 84 年 6 月)，頁 27。

¹⁷ TULIP Final Report.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1996), 72. Available at <http://www.elsevier.nl/homepages/about/resproj/trmenu.htm>

或業務代表；也更注重直銷方式來介紹出版品予圖書館和學術機構。¹⁸ 因此，在經濟、技術與行政上，有能力處理這些市場因素者，方有具體的生存空間和必要的經營價值。其次，電子文件檔案格式乃決定網際網路上，電子出版品儲存與輸出之形式要項，同時也關係著電子出版品流通和閱讀效益。在大學的主導下，譬如：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與羅格斯大學主導的人文電子文件計劃(CETH)；以及英美兩國少數的大學出版社也已加入了電子文件建置的行列，例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參與的人文社會科學電子期刊建置計劃(Project Muse)、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出版社共同加入全國性的多媒體期刊發展計劃(SuperJournal)等。而即使是任何電子期刊之出版，大學出版社仍得面對文件檔案格式的選擇問題。電子文件檔案格式的選擇與應用實乃影響電子出版品的外觀與流通，這種電子出版所獨有的問題，迥然不同於傳統出版之排版印刷與發行問題。這些事實說明了：網路化電子出版能替傳統的紙本出版品利用，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也提供了圖書資料一種新的典藏環境。資訊的「擁有」與「取用」兩大觀念在這些大學出版社電子出版品的產製過程中，亦可得到了良好的典範與實踐，這並非圖書館所獨俱之權利。

時代是在改變，「虛擬大學」(virtual university)概念下的終身學習與遠距教學已經是項不可避免的趨勢。¹⁹ 虛擬大學指的是學生與教師經由電子出版媒體的提供，大學內的教學與研究得以透過網路遠距學習，而不論這遠距教學課程與研究的提供者究竟是實體的傳統大學；還是僅為一個非營利機構或商業性質的虛擬網站公司。因此，虛擬大學的概念實現在網路化時代的意義，將難免左右學術同儕(或學生們)資訊取用之方式與態度。當大學出版社也必須在大學校園中配合發展和維持一個虛擬式環境，依據這麼多的虛擬變型概念(例如：虛擬大學、虛擬圖書館、虛擬教室等)，一所藉由網路出版品供予讀者而存在的「虛擬大學出版社」，這種觀念的延伸是否將與虛擬圖書館既有的概念產生交疊？其間共同的架構為何？伴隨著虛擬圖書館概念的成熟，勢必挑戰大學出版社存在的價值。然而，在資源共享的認知下，大學基於本身的傳統職責，必須整合並創新已掌握之資源，思考合作或與之競爭的可能性，以謀共同解決之機會。

二、合作與競爭

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不禁令人思索圖書館扮演出版者(The library as publisher)雙重角色功能的充要性與眾多的可能性。同樣地，使用「圖書館出版人(Lib-publishing Community)」一詞就如同習稱的廣電人或傳統的出版人之名稱一樣，代表的只是一種工作族群特有的專業身份認同與期待，「圖書館出版人」應該是一群具有文化與資訊素養，且深具企劃能力與媒體出版專業知能的圖書館員；他們同時也扮演著愛書人與典藏藝術家的角色。當圖書館事業遇到組織理念或經營發展的困惑時，多元化的思考和多觸角的嘗試是可以突破許多現實阻礙，開拓事業的生機。唯一要緊守的分寸是必須認清所屬學科的本質；但卻非固步自封。

圖書館事業的工作者可以做些什麼？又不可做些什麼？這之間有著太多的模糊空間與彈性。圖書館是不是社教館，時而舉辦著文藝活動？該不該是博物館，裡頭收藏著所費不貲的珍本？會不會是傳播機構，亦著重傳統與新媒體等資訊資源的散播與出版？這些疑惑會因不同之圖書館類型與領導者，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進而產生不同之作為與影響。當體認到網路資訊時代中，因為未來的資訊仲介者(information broker)形成之威脅，則圖書館員更無法放棄轉型成資訊仲介者的契機：那就是積極與之競爭，本身

¹⁸ 參見 Robert A. Carter, "University Presses in the Marketplace," *Publishers Weekly* (May 24, 1991): 16-20.

¹⁹ Dees Stallings, "The virtual university is inevitable but will the model be non-profit or profit?: a speculative commentary on the emerging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July 1997): 271-80

的轉化既是事業延續與再生。不要忘了圖書館本身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此乃向來為所有圖書館員所熟悉的名詞，圖書館是隨著時代而調整內涵的資訊媒體典藏與傳播機構。

大學圖書館並非要取代大學出版社而存在，就如同圖書館實質上不等於出版社。大學出版社的功能與價值，也不因圖書館之文獻資料庫製作與維護的職能而受否定。我們不樂見大學因為在現實有限資源下所產生的排擠效用，而犧牲原本應在大學校園內被賦予職責並發揮功能的任何機制，畢竟既有的機制各有其本與使命。圖書館要不要扮演出版社的角色；尤其在大學的機制裡？若承認圖書館有因時代因素而該賦予的出版功能，則圖書館所應該涉入的深淺程度，容或有些爭議性；然而不該受到忽略。環視台灣的現狀，事實告訴我們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華文大出版市場的利誘、傳統與電子出版的新閱讀時代等時潮下，台灣地區之大學出版社卻仍為孤寂之一群，衡諸大學與圖書館之職責與發展，則圖書館界更該有「捨我其誰」之胸懷，以「圖書館出版人」之抱負與準備來開拓專業的未來。

伍、結論

如何開創傳統大學出版社的新生命，使之與大學圖書館同樣具有處理資訊資源的功能，而能不相掣肘，實乃大學經營智慧之一大考驗。大學是靠教育、研究和傳播(出版)三合一的機制，而對社會產生影響的。易言之，大學教育的三大支柱力量應為優秀的師資、優良圖書館設備服務、以及健全的大學出版社。以「大學的第三勢力」自許的大學出版社在具有傳播學術與知識功能的同時，亦應具有影響社會、啓迪思潮的教育功能，對大學母機構更須有推展其所屬理念、特質和形象的公關功能。沒有任一觀點可足以描繪出大學出版社的複雜機制。在為大學出版社的運作提出事由背景的同時，希望能藉此為圖書館員與大學出版社制度，探索出一些質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將促使知識之學術傳播更為有效益。透過對學術出版社群深入瞭解其價值與目的，則位於網路資訊環境中的圖書館角色將更趨於明朗。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傳播歷史上，有其不可抹殺的地位，今後何去何從，是有賴學術研究者與學術出版社群共同之努力，彼此皆應思考如何在我們所屬的社群中扮好角色。大學出版社的功能與價值，不因圖書館的出版職能而受懷疑，只是當衡量大學、大學出版社、大學圖書館三者間之關係時，會發現他們共通之精神脈絡：知識之創造、傳播與保存維護。大學圖書館資訊服務與機制的轉化對大學出版社無非是項危機；同樣的，積極與活躍的大學出版社亦將是大學圖書館潛在的對手，然而，慶幸的是危機與轉機竟是同樣的一件事情。